

滇文丛录

卷七十三
至七十五

傳誌類十二

滿志毅公死事節略

施有奎

公以壬戌秋九月薨身來滇時回苗如龍新率所部投誠而張督林自清欲立功
大者先已將兵入到城中武負什九皆如龍所將其驕恣護藩司岑毓英急之珮如
龍皮臨安公乃檄候補道夏家晴總兵田仲興總兵楊政宗來省為肅清彼族計事
為巡撫徐之銘所戒于是掌教馬德相諒光發勾通西賊私召黨羽于是事露營參
將馬榮帶兵先到故事文武官于關印前上省謂之拜年自是來省者愈眾多者或
帶數百人少者數十人公已下令禁止其後來者入城然城中寺院已掃蕩無遺
所矣癸亥正月十五日公至五華書院促榮行樂謝公公前事追至五華坊榮泣差
刺請見公命迴轎巡捕啟曰嚮者不見而今者見其意巨測大人勿往見公不可迴
轎往見榮短衣出見公入廳門跪膝行至公前公曰汝胡勿行乎榮抱公腰而哭曰
護藩司岑毓英謂將官謀反請大人廉問公慰解榮大哭固請公固慰解榮哭不已
以頭觸公懷固以請公怒以足踐榮於地而起曰吾安能為汝贊白耶遂行降階歷

二級中協楊振鵬被族也駒榮麾下人頤指公逐我公于階下棄屍門外公屍暴三日周圍三尺內夫不敢近公之出京也其老友某僧謂之曰公此行千秋名定矣至是光夕遣家丁賣印出走蓋已逆知事不可為而以身殉國家之急也同時被害者武巡捕千總沈國標武生周素戰兵柳應瑞監院麗江府訓導華嶸翌日武巡捕千總鄭秉忠往哭亦被害

提督馬如龍傳

施有奎

馬如龍字雲峯臨安達水人原名錫珍石江鎮總兵馬繼美猶子也身長七尺餘腰大數圍勇力絕人與其兄汝珍攻大石半廠廠客潘公大興汝珍爭天倉洞不相下殺之錫珍率廠丁復仇所殺傷數十人被逮至南安州署抗辯不屈州卒起將囚之錫珍拔公庭旗排跪且舞且走衙役執視不敢動亟下令開城門大搜錫珍越城出走歸迫龍討更令名應試以投書冠軍補武生咸豐五年遂殺回六年如龍糾鄉人犯順復上年之仇貢鄧子萬烟尸燒殺掠園一空自是連年圍省城勢日急大自稱總統兵馬三進大元帥兼黃屋制擬王者同治元年大府與之議和真猶將集議必侵暴三日乃可如龍曰吾與林有清百戰頻死惟恐不能得志今茲之和言歸於

好若又侵暴三日何和為入賊城無犯將無以難逐股誠保焉時元鎮總兵如龍大開總會率僚屬日夜歌酒為戰樂亦于南校場起歌舞臺演劇縱民觀聽請將有不滿意輒斬之人心大安其年秋總督馮鐸來護藩司岑毓英獻策補實如龍臨元鎮缺命其將兵攻臨安發亥燈宵之變如龍在臨安得告緩書痛哭即解兵歸俾牌詐稱晉南城諸賊日以兵迎候于南關十里外將問如龍向背行事如龍前隊晉南城而自晉小西城路經潘善與毓英議不移眷歸焉迨飯家昏黑分兵出剽群盜竄遁而四鄉遠近已奉如龍傳帖城殺刻殆盡矣朝廷嘉如龍之忠陰授雲南提督賜賚甚厚是時巡撫徐之鉉以罪奪問先病死金甯事權皆在如龍時和歲豐斗米百斤八百鹽一斤二十騎雞鴨五十隻羊三十頭則四十糖霜與鹽同價他物稱是皆自費重盜賊不生夜卧不閉戶如龍得以其閒暇與民偕樂晏飲歌舞無虛日而風俗亦稍奢矣五年總督勞崇光在任奏請以如龍督辦迤西軍務如龍提兵三千饒行六年正月崇光薨於位如龍在定遠聞報以副將李維述守楚雄而自引兵旋者始知龍是崇光多病知不永大隊至近暮潮演戲留一月始出發至是果然如龍既撤兵杜文秀隨派諸僑大司楊輝奇等十八人將數十萬分道下竄維述以

忍寡不敵潛逃歸諸偽大司之兵連陷二十餘城抵省圍之數匝東南諸回部皆響應如龍命維述與副將馬忠籌辦軍需維述忠皆曰庫第空無餉如龍即發私帑二萬金設局文廟標下馬學林馬雲龍謀內應如龍諭忠維述誘至文廟議事殺之參將合圖要者如龍親家也受偽職許獻賊如龍亦遣維述捉殺之於是三軍將校懷二心者皆出城安營紛紛翻牆至城下公日日出戰於十萬槍砲聲中獨奮勇當先斬擒無數百姓設香案以迎逆之及義子趙四亦改省城危如累卵如龍姬妻謂如龍曰城破之日我輩將奈何如龍曰無憂即不虞我死若輩各率子女匿民間百姓愛我深著夜叩其戶知為我眾屬無不喜內者百姓聞之為之泣下然百姓終無恐以如龍忠勇善戰威大足恃也七年巡撫岑毓英入城如龍會毓英之兵日夜鏖戰兩載卒解省圍賞黃馬褂賞按法什尚阿巴圖魯勇號漢亂既平如龍請旨陞見欽放湖廣督湖撫王文韶太夫人見而奇之收為養子如龍好水善泳端午划龍船如龍躍入江中久不出眾皆懼疑其死矣或人報文韶文韶曰試往其衙署觀之眾在人以為神一日文韶問如龍能敵幾何如龍曰敵萬人文韶笑如龍曰方余之執白旗也休自請以眾數十掩至必欲得余已登堂余疑其躍上及數人乘勢而下余

衡曲突當者難靡一日之間殺千餘人至晚手腫握刀不能放下文韶曰石勒不足
多也為奉請送其在滇所墊餉二十餘萬兩指撥四川如龍以任滿創發予告赴川
到病經年聞人地板上行踏破松子殼聲則瞿然而驚年六十以壽終葬叙州府子
少峯候補道少雲參將落籍西川奉如龍峭墓

論曰回漢戰鬥十餘年馬雲峯始率諸回部投誠得官若無慮數百人其
間始終如一者不過公與馬忠二人而當危急存亡之秋除肘腋之變抗虎狼之威
以身作保障者不過公一人以公忠肝義胆氣蓋一世雖求之漢族中亦不可多得
況在彼族乎余故傳而論之以為後之反側子愧焉

李相傳

施有奎

李相字鏡若昆明人性友愛天資聰穎讀書一二過便終身不忘為童子時與群兒
戲於文廟魁星樓上魁星手所執筆隨其接羅中諸長老聞而異之皆訝以異日當
以文貴顯於世及長文思如泉湧日下筆數千言無間以乙酉選拔舉於鄉而成成
進士點內閣中書改官湖北知縣張文襄課吏連拔前茅嘉賞特甚奎充中東學堂
教習兼分脩承慶太平等處堤工鏡若以勘定路線自此關起者貴雖省而遺民頃

七八百喙不便且地半沙淤江水大漲時坍塌率百餘丈歲脩無算不久能不預為鐵道支路計其言於文襄改由花園地經官札營適娶妻山旅石磻氏甚德之號若外譚退而內剛介聞其五弟之喪不釋於心痛飲酒憂恚而卒年四十有二生平著作甚夥歿後皆散佚無存其存者有詩集三卷

陳松樵傳

施有奎

松樵名藏昂昆明人其贈公庾園父秉鐸東川生松樵學署松樵生六歲而孤時滇亂方劇家計艱難卒米太水乏食燂洋芋其啖之松樵謂其兄曰與其圍坐而食各有雖色不如散食便乃皆散食松樵先取數枚去嬉戲跳躍歡笑異常已復來袖數枚母曰飽乎曰飽矣其兄視孟中胸每減復益察之則袖取五六枚啖一二枚家人不經意放孟中復袖取如前數率以為常私詰之對曰母縮食以待我為常不飽故爾而後知散食者權也甲戌自東川來應童子試松樵年十二三過貢院街適有遺錢一顯看見松樵衣破襪破以足指地示松樵曰為拾之松樵作色曰吾兄汝不拾遺方以汝為君子乃將以我為小人乎不稍掉頭去中顧顯者肅然起敬是問姓松樵曰吾不告汝姓亦不問汝姓也問之使我介介不能忘又將頭去弟顧松樵讀書

泰山林樾著功課畢常與谷氏諸公子馳而試槍一日諸公子射狼者以紙就便
長者長者怒曰爾等誰少者知無禮適其詞曰吾輩松樵松樵自意外聞之入曰汝
兄弟爭端何與我事乃署我耶吾無國不受汝言無因而汝輩者公不日之矣亟求
見公將歸去長者呼少者揖松樵少者揖松樵松樵曰貴公子龍下不難得且下前
道釋槍馬和好如初松樵天資聰敏方力超群讀書日誦十言無所患苦為文精進
日異一日縣試以第一人發長樂補學官弟子負名愈眾與其兄少庚小國同見
於劉後渠制軍谷彥卿杜鶴田樵畢五次元午橋大令而劉蔭渠元午橋兄松
樵謂少庚小國皆勿如不幸以疾卒年一十有七余臨哭面色如生
論曰余聞李賀之歿第一緋衣人執簡若霹靂文翔天上白玉樓成帝
松樵之卒也亦有與蓋來迎將赴修文之仕豈天宮之固少才與
不然何既生之而
又相奪如之速也

張氏傳

施有奎

張氏昆明人適樂前年餘太平氏亦不哭夷尸於堂

復以衣衾反襮閣解絲帶自經

維姑排窗入振氏手慰止之氏則大哭太姑暨

弟亦相嚔哭氏為感動悲功許不死

朝年翁寢疾既篤氏曰醫藥罔效天

又二年而翁卒雖姑不守氏勤

年丁巳夏五月回紇肇慶

以迄於今謂可以終餘

死則俱死氏豈貪

之事氏不忍

伏匿之

兵

兵

之次曰吾事畢矣余友張海樞祖慈為氏表叔母聆氏言知其意不喜表曲贊勸曰

於家年五十有六以疾卒

論曰余觀丁巳之禍變起倉卒同日逃匿萍飄投河落井罹鋒鏑死者以十數為計

其間壯健有力之夫或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保夫婦不相屬而氏一中閨負百齡

太姑流離轉徙出死入生卒免於難勝鬚眉丈夫多多矣非孝義填胸實死生於度

小者肯為是與

其純潔氏乎私禱於神刻其服以進翁疾忽愈

苦節作針黹以養太姑二十餘年如一日咸豐七

年不料兵變遽起買汝苦心吾死矣汝逃天必佑汝氏泣曰

生者而思事太姑哉微太姑故則氏之不存且不在今日矣今日

山中餘鮮刺泉以充飢渴秋八月遊擊褚克昌何有保都司趙得昌豫省之

乎北路入釋路通氏得買太姑入城月餘太姑卒氏奔走赴告終葬太姑於先塋

之次曰吾事畢矣余友張海樞祖慈為氏表叔母聆氏言知其意不喜表曲贊勸曰

於家年五十有六以疾卒

論曰余觀丁巳之禍變起倉卒同日逃匿萍飄投河落井罹鋒鏑死者以十數為計

其間壯健有力之夫或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保夫婦不相屬而氏一中閨負百齡

太姑流離轉徙出死入生卒免於難勝鬚眉丈夫多多矣非孝義填胸實死生於度

小者肯為是與

得人得

施有金

粹人蓋刻雲南通志者余過之於三迤會館聞其與人言某令貪吏也以威勒索夷民生變為所害而曰狗雖某鑲某父某騎奔也以法受官刑而云降亡並列忠義其他功罪是非不盡則又更僕難數焉人曰東軍者其謂之何粹人曰此官當也東軍者據委贖而已人曰養贖不足據乎粹人曰潘忠板之被賊也巡撫徐之銘聞爰諭迤出進掌教為德新所及亂定之銘草奏示德新然後入告爾謂其言云何云臣聞燒金曾曰漢文武官身分兵巷戰自曰吹至於黃昏所傷甚眾賊勢始稍却是夜人定後臣過二品伯克為德新所與計事德新將身自盡臣慰之德新且泣且罵以復族無道無以明心跡遂負國恩臣重慰之使留其身以計賊省城危而復安德新之力居貴為德新開脫而亦自為開脫奏贖固足盡信耶余笑參與語曰昔人云史不足信則徵諸志洵如子言則志亦不足徵將何以取信於後粹人曰今日之事何莫不然子美怪焉乎祠國家以之旌忠賢而為大史感私恩之地萬民衣傘德政區聯遺愛錫去思碑例禁森嚴而為方紳巨商國寵爭憐售墓居奇之貨子美怪焉余熟視其貌若無識者味其言頗有心者不覺黯然神傷者久之及歸私念之曰

梓人非凡人也不可以沒其言梓人昆明人不識其姓名

南川縣令張君行狀

施有奎

君諱濟字海樞昆明人登同治庚午賢書甲戌再上春官不第以賢試吏於蜀時川督丁文誠方高故理財銳意整頓釐金君以合州郵都兩局鉅權蒙獎驟數月以讒去假歸首視丁文誠釐具寬使人以書招之既至委辦軍遠府釐務先是府以兵兵為民就遠收釐坐失半歸私東直二十石之私產已君到差別除積弊消滴歸公而釐書訪語流金鑠石賴丁文誠力持之竟以有成功甲申授南川縣知縣三調廉差目上台以望遠府寄君君以積勞致疲喘症體既肥夜寐不能就枕屢請疾不許於己病愈則復告曲蒙開可遂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奉雙輿歸里嘗遵例捐三品封典封贈三代父德榮封贈通奉大夫母曾端封二品夫人祖照結贈通奉大夫妣彭端贈二品夫人曾祖應魁妣符邵格於例不及封還鄉之日人爭羨之以十二月乙亥卒於家年四十有六其夫人黎亦接君二日中風而歿君四子景倉蓋生國子監典膳銜景斌監生景進景薦皆幼三女長適楊次承及笄三遺腹也庶出孩男二孫其一君在南川人奉職勤民力除積弊積習蜀人好訟官吏一切積壓以觀兩

進之補進以爲斷君侯之每三八日坐大堂放告凡愆事小恩末節細故悉批駁不受狀其有觸法律者越日即予聽斷可結者結之因圖爲之一空公餘之暇即下鄉察民間疾苦有聞與喊冤者即道旁坐判斷之民稱爺爺當過平河平河者邑志所稱四十八渡者也兩山壁立中央一溪沿溪行右盡則屬而左左盡則屬而右凡數十左右乃得竟爲黔蜀往來必由之路每山水暴發溪濤驟激行人不幸往往漂沒君道經其地遠人探崑上舊路危窄如牽線一蹉躓人畜陡落大半君徒步張蓋爲相其形勢夷者治之使寬險阻者以炸藥崩之對面能容輿馬商旅暢行其勤於民也如此又以擢士爲四民首人才之盛衰風俗之醇澆係焉將欲造爲蔚然可用之材非教養不爲功書院爲育才之地經費之不充無以廣其教而成其材有司之過也乃捐銀貳仟規耳金六百以什七補助書院什三補助養濟院著爲令書院士日益至舍不能容而所號稱士多室疏而鮮實學君患之爲報立尊經書院購經史子集貯其中撥書院士之好古者充之又依禮典制禮樂器實學宮選俊秀子弟入宮而肄習之所以望其成德達材一變末世苟且之術也此皆關於地方利病之故欲具書之他如重修文武廟增文廟祭田繕忠孝祠設恤養局設官痘局振孤貧施棺

木善政績多並堪附見去之日士民念君不寔設長生祿位牌以祀君遇事精審明決與人交溫厚和平不肯得罪於人然意之所向人即言亦不能從其為人廉靜無嗜好不喜佛法嘗欲以萬金買產贖族未及半而君歿悲夫余與君交最久入店始知君為詳故因諸子之請詮次而歸之以為具家乘云謹狀

從兄浚明墓誌銘

施有登

從兄浚明字亮卿邑廩生其祖兄弟凡六人從兄居長六人中惟從兄歷辛苦經患難為多年十二遊回然亂入喊讀書能自刻苦為文日異一日業師錢南卿愛之勝過己子時滇亂連年不定久無考試家貧棄書辦公為雅公曉江所賞識凡崔公所任皆從在軍需喜後兩局差從辦局帳在糧道任從管糧帳在署藩司任從管需帳兼藩庫以積勞由廩生進保至監翎知縣崔公去將辦保舉出山會知府金樹熙招商局之人為東商王興齋言之興齋曰當前有一人賢且能何不用樹熙問為誰興齋以從兄對招商局者商辦五金什廠也是時已開辦者百餘廠冊報計帳紛歧不一從兄為之一一清查樹熙以為能及什廠收歸部辦興齋遂從兄入其號赴京營事甲午入京值中東之役各軍攪解部款一齊催到卒稽辦無違誤戊戌成營滿回滇

與蕭機數不絕口已亥二次如平其明年庚子紅燈會起事匪徒燒教堂入國聯軍
入東兩宮蒙塵瑞果號先已紛紛進散而從兄臨時解戶部之款巨萬尋候回文未
得行聯軍已入京師從兄避匿同鄉京官處幾不免及亂定歸來鬚髮半白矣戊申
復旅往外華或然或楚至渝原定從兄以年逾花甲大難之後精力就衰不堪風霜
之苦故無許小爾不可必欲隨重之去已早子汝衡以行至渝而卒是年八月十
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從兄畏謹幼博人所及待族親有恩於父母諸弟尤篤在公
數十年每晚餐餘暇率袖身回家有親親歿旬日之間率展墓一次晨出午歸公私
無誤人口日愈多至住宅不能容與諸弟分支計口分產無所厚薄事勿業生計獨
拙或率入不敷出從兄每至自京師必問所用虧者為之補及其原數忘其自身之
苦也以孝友到勝志君子曰宜初娶顧氏生二男汝祺汝和均監生後娶蘇氏生二
男汝衡汝庠生女二女嫁四川候補知縣張景堪次嫁邑庠生倪藻仁孫男六人傳
組庠生傳紳傳縉傳綬傳綸傳縉孫士二人曾孫士一人並幼以己酉八月二十日
附葬二金屋山贈公墓側將葬從父弟有金泣而為之銘銘曰

一生辛苦門戶持也飽歷忠難生其時也卒死於霸亦可悼也子孫家多德之

報也從先人葬息幽壙也

處士施文星先生自撰墓誌銘

施有奎

先生乘時人也曾魯幼時讀書百言數十過不能成誦而好用心觀古人載籍務求
愜心貴當不為傳註所囿信經而不信傳於其所未安不解輒闕疑而不敢臆說以
道學古文著聞於時而子舉鄉薦第一丁丑一上春官罷歸見天下事不可為即金
資執賤自為謀治生而賈視百物之盛衰盈虛與時進大府惜其才四徵不出巡撫
林督虞款曰聚五高不可攀今日辦事之難吾所不欲用之人偏乘間鑽不絕欲用
皆人不肯出奈何天下事日益棘愛先生者使勸先生出山先生曰吾性狃介孤特
不能事人非官府之料也總督魏平莊蒞鎮以迄南游勇軍務歲虞儲藏數十萬金
訖無成功謂先生機動自力以言請掌院陳小圃勸駕先生復書曰制舉不以僕選
者不肖授命習耕迄南游勇兵革賦惟所用甚善甚善雖然僕老矣去年右臂病今
年左臂又痛穿脫衣食皆需人行將就木焉尚安能如大師所稱具同鄉曾左明諸
公齊帶鄉團起家耶請為我辭而陽孫少元謹而問焉曰魏公以兵燹先生異數也
何故不就先生曰志見不合也何謂志見不合先生曰大游勇法人之毒也法人議

修通鐵路蓋予今進十年而不收者畏勇也今一旦起而蕩平之其功
人遠或鐵路拿我利權壞我權謀良詎久處中國之根據也故不就先生落落寡合
不諧於俗時人目之為狂松先生喜曰是錯節盤根者也在大清分銀行值辛亥革
命革易職化分銀行紛紛相繼逃散公獨私挪損失以十萬計滇行亦被收沒先生
以通學之專疏對於行內外挺身以幹辦之獨獲保全信用亦顯當是時人皆為
先生危而先生之愚不能動也先生嘗學漢書患難憂職之中衣食奔走之際嘗不
忘學光宣間西興成行經街道此學者皆固離孔舉而王綱常名教一切推倒反而
行之以為快先生不達時格獨請王學明中道不撥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先生平
生功夫在勿自欺嘗曰書云配對在下是人與天猶二也我則天在心上吾心即天
天即心無二理也先生名有奎字文是號聚五晚又自號昆華居士初娶高氏無子
後娶孫氏有男三人汝濟汝和汝機汝濟出繼長房邵厚生汝舟汝機監生女二人
長嫁劍川州教諭陳步庚公子貽安次嫁山東提學使陳小圃二公子若孫繼納劉
氏生三男汝霖汝霖汝勤一女皆幼孫男八傳典傳新傳孔傳閔傳瑞傳奇傳南傳
周孫女七並幼銘曰

命雖不辰猶得於年道雖不顯猶見於言寧天之新我斯命數之使然

邵母楊太君墓誌銘

段獻增

邵母楊太君者連然郡城人廩庠郎公諱若瀚字達源之嫡配廩庠廷楨儒士廷楷
武庫廷棟之母也先世亦郡城人父毓奇以吏自授縣佐堂兄萬青以畫工吏試授
明經蓋大君固系出名門性成聰慧孝順賢能受於教者深而得於天者厚也年若
千歲歸達源公公奉清白為世世讀書家風寒素薄田數畝不足以供饘粥母沈氏
年七旬在堂亟需奉養人瘠瘵手足不仁動輒倚人達源公以家計故常在外筆耕
以錫館設家庭事一委之於太君人咸以是為太君難而太君之事姑也問燥寒奉
甘旨痛癢也必歛抑搔之起居也必歛挾持之能曲承色笑得其歡心若夫操井臼
勤織紡工鍼黹人備極勤劬子三人當幼讀太君每夜無時課誦燈在壁相與還坐
織聲乳乳書聲吟吟必深更始罷蓋一切處之怡然猶之升然以至支用無不裕然
達源公所以無內顧憂者由斯也迨乎道光三十年姑沈疾篤太君衣不解帶侍
奉越數十日惟謹八月姑沈卒達源公痛毀骨立太君勸其節哀佐之成禮衣祭葬
前事太君乃因憂衝於內神疑於外心血虧於平昔九月相繼溘逝距姑卒纔及一